

續古文辭類纂

冊十

續古文辭類纂卷二十

下編之二

奏議類

孫錫公三習一弊疏

孫嘉淦字錫公山西興縣人康熙癸巳進士官至協辦大學士

諡文定

臣一介庸愚學識淺陋荷蒙風紀重任日夜悚惶思竭愚夫之千慮仰贊高深於萬一而數月以來捧讀上諭仁心仁政愷切周詳凡臣民之心所欲而口不敢言者皇上之心而已皇上之心仁孝誠敬加以明恕豈復尚有可議而臣猶欲有言者正於心無不純政無不善之中而有所慮焉故過計而預防之也今夫治亂之循環如陰陽之運行坤陰極盛而陽生乾陽極盛而陰始事當極盛之際必有陰伏之機其機藏於至微人不能覺而及其既著遂積重而不可返此其間有三習焉不可不慎戒也主德清則

臣心服而頌。仁政多則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稱聖。發一令而四海謳歌。在臣民原非獻諛。然而人君之耳。則熟於此矣。耳與譽化。匪譽則逆。故始而匡拂者拒。繼而木訥者厭。久而頌揚之不工者亦絀矣。是謂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能則下愈畏。趨蹌諂脅。顧盼而皆然。免冠叩首。應聲而卽。是在臣工以爲盡禮。然而人君之目。則熟於此矣。目與媚化。匪媚則觸。故始而倨野者斥。繼而嚴憚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謂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敬求天下之士。見之多而以爲無奇也。則高己而卑人。慎辦天下之務。閱之久而以爲無難也。則雄才而易事。質之人而不聞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見其所過。於是乎意之所欲。信以爲不踰。令之所發。概期於必行矣。是謂心習於所是。則喜從。

而惡違。三習既成，乃生一弊。何謂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是也。今夫進君子而退小人，豈獨三代以上知之哉？雖叔季之主，臨政願治，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賢其臣，孰不以爲吾所用者必君子而決非小人？乃卒於小人進而君子退者，無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獨，才則小人與君子共之，而且勝焉。語言奏對，君子訥而小人佞諛，則與耳習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則與目習投矣。卽課事考勞，君子孤行其意而恥於言功，小人巧於迎合而工於顯勤，則與心習又投矣。小人挾其所長以善投，人君溺於所習而不覺，審聽之而其言入耳，諦觀之而其貌悅目，歷試之而其才稱乎心也。於是乎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於小人合而君子離，其患豈可勝言哉？而揆厥所由，皆三習爲

之蔽焉。治亂之機。千古一轍。可考而知也。我皇上

聖明首出。無微不照。登庸耆碩。賢才彙升。豈惟竝無此弊。亦竝未有此習。然臣正及其未習也。而言之設其習。旣成。則有知之。而不敢言。抑或言之。而不見聽者矣。今欲預除三習。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願言皇上之心也。語曰。人非聖人。孰能無過。此淺言也。夫聖人豈無過哉。惟聖人而後能知過。惟聖人而後能改過。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大過且有。小過可知也。聖人在下。過在一身。聖人在上。過在一世。書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是也。文王之民。無凍餒。而猶視以爲如傷。惟文王知其傷也。文王之易。貫天人。而猶望道而未見。惟文王知其未見也。賢人之過。賢人知之。庸人不知。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欲望人之繩愆糾謬。而及於所不知。難

已故望 皇上之聖心自懷之也。危微之辨精而後知執中難允。懷保之願宏而後知民隱難周。謹幾存誠返之己而真知其不足。老安少懷驗之世而實見其未能。夫而後欲然不敢以自是。不敢自是之意流貫於用。人行政之閒。夫而後知諫諍切磋者。愛我良深。而諛悅爲容者。愚己而陷之阱也。耳目之習除而便辟善柔便佞之態。一見而若浼。取舍之極定而嗜好宴安功利之說。無緣以相投。夫而後治臻於郅隆。化成於久道也。不然而自是之根不拔。則雖斂心爲慎。慎之久而覺其無過。則謂可以少寬。勵志爲勤。勤之久而覺其有功。則謂可以稍慰。夫賢良輔弼海宇昇平。人君之心稍慰而欲少自寬。似亦無害於天下。而不知此念一轉。則嗜好宴安功利之說。漸入耳而不煩。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視而不見。其可憎久。

而習焉。忽不自知。而爲其所中。則黑白可以轉色。而東西可以易位。所謂機伏於至微。而勢成於不可返者。此之謂也。是豈可不慎戒而預防之哉。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又曰。德日新。萬邦爲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大學言見賢而不能舉。見不賢而不能退。至於好惡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於驕泰。滿與驕泰者。自是之謂也。由此觀之。治亂之機。轉於君子小人之進退。進退之機。握於人君一心之敬肆。能知非。則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見過。則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肆者小人之媒。而亂之階也。然則沿流溯源。約言蔽義。惟望我皇上時時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舉不外於此矣。語曰。狂夫之言。而聖人擇焉。臣幸生聖世。昌言不諱。故敢竭其狂瞽。伏惟皇上包容而垂察焉。則天下幸甚。此疏

乾隆元年上會文正公鳴原聖堂論文云乾隆初鄂張
兩相國當年國蔡文勤輔翼聖德高宗聰明天
如之與初升四海清文明每公以詔諭頒示中外識者以
比謂憂盛危明以道事君者矣疏純廟御宇六十年
盛德大業始終不懈未必非此疏裨助高深厥後嘉
慶元年文宗登極壽陽相國祁寯藻亦鈔此疏進呈三十
年京時聞諸士友稍忽稱此疏為本朝奏議第一余以
其文氣不甚高古稍忽稱此疏為本朝奏議第一余以
三習一弊凡中智以上大抵皆蹈此弊而不自覺而
所云自是之根不拔黑白可以轉蹈此弊而不自覺而
亦非絕太智慧猛加省惕者不能道余與沅弟忝竊
高位多聞諛言所謂三大習者余自反實所難免沅
弟屬官較少此習較淺然亦不可不預為之防也
昆弟各錄一通於座右亦小宛詩人邁征之道也
曾滌生遵議大禮摺道光三十年正月二十八日

奏為遵 旨敬謹詳議事正月十六日 皇上以

大行皇帝硃諭遺命四條內無庸 郊配 廟祔二
條令臣工詳議具奏臣等謹於二十七日集議諸臣
皆以 大行皇帝功德懿鑠 郊配既斷不可易

廟祔尤在所必行直道不泯此天下之公論也臣國

藩亦欲隨從衆議退而細思 大行皇帝諄諄誥誡

必有精意存乎其中臣下鑽仰 高深苟窺見萬分

之一亦當各獻其說備 聖主之博采竊以爲 遺

命無庸 廟祔一條考古準今萬難遵從無庸 郊

配一條則不敢從者有二不敢違者有三焉所謂無

庸 廟祔一條萬難遵從者何也古者祧廟之說乃

爲七廟親盡言之間有親盡而仍不祧者則必有德

之主世世宗祀不在七廟之數若殷之三宗周之文

武是也 大行皇帝於 皇上爲 禰廟本非七廟

親盡可比而論 功德之彌綸又當與 列祖 列

宗同爲百世不祧之室豈其弓劍未忘而烝嘗遽別

且諸侯大夫尚有廟祭況以 天子之尊敢廢 升

祔之典此其萬難遵從者也所謂無庸 郊配一條

有不敢從者二何也古聖制禮亦本事實之旣至而

情文因之而生。大行皇帝仁愛之德同符大造。偶
遇偏災。立頒帑項。年年賑貸。薄海含哺。粒我烝民。后
稷所以配天也。御宇三十年。無一日之暇逸。無須臾
之不敬。純亦不已。文王所以配上帝也。既已具合撰
之實。而欲辭。升配之文。則普天臣民之心。終覺不
安。此其不敢從者一也。歷考列聖升配。惟世祖
章皇帝。係由御史周季琬奏請。外此皆繼統之聖
人。特旨舉行。良由上孚。昊眷下愜民情。毫無疑義
也。行之既久。遂爲成例。如大行皇帝德盛化神。卽
使無例可循。臣下猶應奏請。況乎成憲昭昭。曷敢踰
越。傳曰。君行意。臣行制。在大行皇帝。自懷謙讓之
盛意。在大小臣工。宜守國家之舊制。此其不敢從者
二也。所謂無庸郊配一條。有不敢違者三何也。

壇壝規模尺寸有定。乾隆十四年。重加繕修。一甄一

石皆考律呂之正義按九五之陽數增之不能改之不可。七廟配位各設青幄當初幄制闊大乾隆三年量加收改今則每幄之內僅容豆籩七幄之外幾乏餘地我大行皇帝慮及億萬年後或議增廣乎壇壝或議裁狹乎幄製故定爲限制以身作則俾世世可以遵循今論者或謂西三幄之南尚可添置一案暫爲目前之計不必久遠之圖豈知人異世而同心事相沿而愈久今日所不敢言者亦萬世臣子所不敢言者也今日所不忍言者亦萬世臣子所不忍言者也經此次殊諭之嚴切盈廷之集議尚不肯裁決遵行則後之人又孰肯冒天下之不韙乎將來必至修改基址輕變舊章此其不敢違者一也古來祀典興廢不常或無其祭而舉之或有其禮而罷之史冊所書不一而足唐垂拱年間郊祀以高祖太

宗高宗竝配。後開元十一年，從張說議，罷太宗高宗配位。宋景祐年間，郊祀以藝祖太宗真宗竝配。後嘉祐七年，從楊旼議，罷太宗真宗配位。我朝順治十七年，合祀天地日月星辰山川於大享殿，奉

太祖太宗以配。厥後亦罷其禮。祀典改議，乃古今所常有。我大行皇帝慮億萬年後，愚儒無知，或有援唐宋罷祀之例，妄行陳奏者，不可不預爲之防。故殊諭有曰：「非天子不議禮。」以爲一經斷定，則巍然七幄與天長存。後世增配之議，尚且不許。罷祀之議，更何自而興？所以禁後世者愈嚴，則所以尊列祖者愈久。此其計慮之周，非三代制禮之聖人而能如是乎？大行皇帝以制禮之聖人自居，臣下何敢以尋常之識，淺爲窺測，有尊崇之虛文，無謀事之遠慮。此其不敢違者二也。我朝以孝治天下，而遺

命在所尤重。康熙二十六年。孝莊文皇后遺命云。

願於遵化州孝陵近地擇吉安厝。當時臣工皆謂遵

化去。太宗昭陵千有餘里。不合祔葬之例。我聖

祖仁皇帝不敢違。遺命而又不敢違成例。故於孝

陵旁近建。暫安奉殿三十餘年。未敢竟安。地宮

至雍正初始敬謹藏事。嘉慶四年。高宗純皇帝遺

命云。廟號無庸稱祖。我仁宗睿皇帝謹遵。遺命。故

雖乾隆中之豐功大烈。而廟號未得。祖稱載在

會典。先後同揆矣。此次大行皇帝遺命。惟第一條

森嚴可畏。若不遵行。則與我朝家法不符。且殊

諭反覆申明。無非自處於卑屈而處列祖於崇高。

此乃大孝大讓。亙古之盛德也。與其以尊崇之微忱

屬之臣子。孰若以莫大之盛德歸之君父。此其不敢

違者二也。臣竊計皇上仁孝之心。兩者均有所歉。

然不奉 升配僅有典禮未備之歎遽奉 升配既

有違 命之歎又有將來之慮是多一歎也一經

大智之權衡無難立判乎輕重 聖父制禮而 聖

子行之必有默契於精微不待臣僚擬議而後定者

臣職在秩宗誠恐不詳不慎 皇上他日 郊祀之

時上顧 成命下顧萬世或者怵然難安則禮臣無

所辭其咎是以專摺具奏干瀆 宸嚴不勝惶悚戰

慄之至謹 奏

曾滌生應 詔陳言摺 道光三十年三月初二日

奏爲應 詔陳言事二月初八日奉 皇上諭令九

卿科道有言事之責者於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

據實直陳封章密奏仰見聖德謙沖孜孜求治臣竊

維用人行行政二者自古皆相提并論獨至我 朝則

凡百庶政皆已著有 成憲旣備旣詳未可輕議今

日所當講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方今人才不乏。欲
作育而激揚之。端賴我皇上之妙用。大抵有轉移
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廢一。請爲
我皇上陳之。所謂轉移之道。何也。我朝列聖爲
政。大抵因時俗之過而矯之。使就於中。順治之時。瘡
痍初復。民志未定。故聖祖繼之以寬。康熙之末。久
安而吏弛。刑措而民偷。故世宗救之以嚴。乾隆嘉
慶之際。人尚才華。士驚高遠。故大行皇帝斂之以
鎮靜。以變其浮誇之習。一時人才循循規矩。準繩之
中。無有敢才智自雄。鋒芒自逞者。然有守者多。而有
猷有爲者。漸覺其少。大率以畏葸爲慎。以柔靡爲恭。
以臣觀之。京官之辦事。通病有二。一曰退縮。一曰瑣屑。外
官之辦事。通病有二。一曰敷衍。一曰顛頂。退縮者。同官互
推。不肯任怨。動輒請旨。不肯任咎。是也。瑣屑者。利

析錙銖不顧大體察及秋毫。不見輿薪是也。敷衍者。裝頭蓋面。但計目前。剜肉補瘡。不問明日是也。顓頊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潰爛。章奏粉飾。而語無歸宿。是也有此四者。習俗相沿。但求苟安。無過不求振作。有爲將來一有艱鉅。國家必有乏才之患。我大行

皇帝深知此中之消息。故亟思得一有用之才。以力挽頽風。去年京察人員數月之內。擢臬司者三人。擢藩司者一人。蓋亦欲破格超遷。整頓積弱之習也。無如風會所趨。勢難驟變。今若遽求振作之才。又恐躁競者因而倖進。轉不足以收實效。臣愚以爲欲使有用之才。不出範圍之中。莫若使之從事於學術。漢臣諸葛亮曰。才須學。學須識。蓋至論也。然欲人才皆知好學。又必自我。皇上以身作則。乃能操轉移風化之本。臣考聖祖仁皇帝登極之後。勤學好問。儒臣

逐日進講寒暑不輟

萬壽聖節不許閒斷三藩用

兵亦不停止

召見廷臣輒與之往復討論故當時

人才濟濟好學者多至康熙末年博學偉才大半皆

聖祖教諭而成就之今

皇上春秋鼎盛正與

聖祖講學之年相似臣之愚見欲請俟二十七月後

舉行逐日進講之例四海傳播人人嚮風

召見臣

工與之從容論難見無才者則勗之以學以痛懲模

稜罷輒之習見有才者則愈勗之以學以化其剛愎

刻薄之偏十年以後人才必大有起色

一人典學

於宮中羣英鼓舞於天下其幾在此其效在彼康熙

年間之往事昭昭可觀也以今日之委靡因循而期

之以振作又慮他日之更張僨事而澤之以詩書但

期默運而潛移不肯矯枉而過正蓋轉移之道其略

如此所謂培養之方何也凡人才未登仕版者姑不